

夸夸我的好学校

上海市徐汇中学 王宇琦

秋风里捎来几分凉意，桂花甜蜜的香气似乎仍然残留在空中，尚学楼后的几棵银杏树只是隐隐约约泛了黄，偶尔有几片落叶如同翩飞的蝴蝶无意间栖息在路过同学的肩上。这就是徐汇中学校园里平凡而美丽的秋，在每个平常的上学日都能偶遇这种不期而至的风景。

说起徐汇中学，就不得不谈学校内最标志性的建筑物，崇思楼。典雅而庄重的设计让它透露出岁月中沉淀出的古朴，触摸到它的一石一木仿佛就能回到过去，看看那些经历了时光已经褪色的画卷，把那些封藏在校史馆里的记忆

桂花苑

刊头书法 张立敏

无奋斗不青春

南洋中学高一(5)班 陈银婷

青春
是场历练
如果没有经过奋斗
你不知道自己能成就多少

青春
是场不知不觉的繁华
像浓墨重彩的画
又像争奇斗艳的花

青春
是寄给少年的白纸
在奋斗的路上
染上浮翠流丹

青春
或许迷茫
但奋斗
就不会迷失方向

趁青春
奋斗吧
把你的梦想
画在洁白的沙滩上

趁青春
努力吧
让你在夜晚的遐想
化为现实的力量

趁青春
追逐吧
向着韶光
走在属于你的路上

奋斗
是青春的代名词
无奋斗
不青春

温柔地唤醒，在橘黄色的灯晕里细细品读这本校史之美，沉稳中恰好带着些向上的锋芒，不灼人，正像小麦挺着了腰杆辽望远方。在图书馆的书架间穿行，鼻尖弥留木质清香与书页淡淡的油墨味，橘黄的光影下有人正在潜心阅读。学生们会走上旋转的木阶梯来到艺术教室里上课，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在门口石阶上留下拼贴的幻影，悠扬的歌曲声交织浓厚的油彩，一切浸润在清晨的祥和里。

进入校门的右手边就是高中年级所在的重德楼，楼梯口处的钢琴会在下课时奏响美妙的乐章，走廊右侧的乐器架也等待着有人来一探芳芸。路过马相伯校长的铜像，汇学泉喷出薄雾似的晶莹折射出淡淡的彩光，掩映着初中年级尚学楼的身姿，空中花园捎带来草木的自然芬芳，登上天文台进一步接近天空的奥秘。操场边浓绿叶片下藏的金蕊细密，草叶在阳光的检验下严阵以待，艳红的跑道点缀着炙热如火的欢歌，带着些冷冬讯息的风吹不灭的青春斗志。

除了最基础的德智体美劳培育，在周五的放学时间里，各个教室间穿梭的

身影彰显着社团活动的独特魅力。在辩论社感受思维碰撞产生的激烈火花，思想的融合与交流总能带给人更多精神上感悟；在古风社领略中国古典文化沉淀下的博大精深，品味诗词歌赋与蕴含的人生百态；在模拟联合国社团里设身处地的感受世界会议现场，辨析世界问题在各个角度的不同看法；在动漫社和法语社体验异国他乡的风采，惊叹于文化之间的交融产生的化学反应……开拓思维，挖掘学生身上的更多可能性，每一个人都该成为独一无二的多边形绽放。

青苔爬上凹凸不平的石板缝隙，文化长廊里一个个名字平凡朴素的光泽，操场上奔跑悦动着的倩影，天文台顶观测到的那一轮晴日，这就是徐汇中学。学生们在课堂里欣赏丹青凝成诗行，在画板前挥笔朱红点染白宣，在书桌前一起思考同一道难题，在实验室里看科技的蓬勃发展。共同的起点怀揣着相同的梦想奔赴未来前景，是爱做梦的年纪也有冲劲去实现，正是华年中的少年少女拥有了一个筑梦的平台。

只愿正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不老的你。

第一读者

张培胜

自从爱上写作，写过无数篇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但对我来说，父亲是我的读者，是我的第一读者，也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读者。

记得上初中时，学习之余写过自以为不错的作文，常拿给父亲看，父亲总是阴沉着脸说：“太平淡了，文章可不能这么写。”父亲对我打击有点大，可我并不怪父亲，一直觉得父亲是对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我眼里，他的文章很优秀，我无法赶上。

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将一篇篇作文改来改去，渐渐地，我懂得写文章真的不容易，写一篇好的文章真是有些难。一篇五六百字的作文让我有些吃力，更何况以后写大作文。我这样想，真有些放弃的想法。父亲看出我的心思，然后对我说：“前几次，你写的作文不错，人物个性突出，描写很生动，可以拿去发表。”当时，父亲的话确实温暖了我，更鼓励了我。于是，我把自己觉得写得不错的作文寄给一家语文报社，半个月后，有一篇作文居然登报了。父亲乐开了嘴，对我说：“看来，我这个读者的眼光不错，我愿意当一名忠实的读者，并且是第一读者。”

后来，我写的大小作文都是父亲第一个读，然后提出修改意见，我乐此不疲地感受父亲的爱，感受父亲的教育，我的作文水平稳步提升，一篇篇作文在报上刊登，参加市县作文比赛还得过奖。父亲看在眼里，笑在心里。

上大学后，学习相对轻松，也喜欢写点东西，开始通过QQ发给父亲看，父亲对我说：“你长大了，你写的东西，我看不懂了。”我笑着说：“你是我爸，忠实读者，得向你征求意见才可。”父亲认真看完，提出不少意见。说得最多的是，写文章，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虚构的东西没营养。

出来工作了，这时有了微信，我通过微信把一篇篇文章发给父亲看，这时，父亲提修改意见少了，倒是说了许多读完文章的感受。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儿子，你长大了，你比我懂得多，你的文章我会看，但真提不出什么意见，我老了！”父亲的话让我心头一惊，“老了？怎么会呀，我的父亲永远不老。”我这样想，也这样心里忧虑着。

因为工作关系，一年多没回家了，于是，我放下手头工作赶紧回家，见到白发多于黑发的父亲，拿出《我的父亲我的第一读者》递到父亲手中，父亲静静看着，眼泪禁不住流下来，父亲笑着说：“其实，你的文章很不错了，以前，我写文章懂得不多，生怕教不好你，没想到，你对我的话还真上心。”我拉着父亲的手：“您是我爸，你的话我当然听，并且您说的是对的。”说完，我的泪水涌出，模糊我的双眼。

其实，父亲是我的第一读者，是我的写作老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教我做人做事，引导我学会宽容与善良，学会忍受与理解，我人生每一步，他都细读，然后调整我的言行，指引着一路前行，直达人生目标。



虎年大吉(粉画)

杨巍

母亲的春种

甘武进

母亲的春种在旧历年前就开始了。

旧历年底，我回乡下老家，母亲正在门前忙碌。她把带着干枯外皮的豇豆、扁豆、辣椒、茄子的种子挂在屋檐下晾晒。它们被一条细细的红线串起，豇豆与扁豆的外皮鼓起，里面的种子饱满结实；辣椒与茄子被剖成几片，皱巴巴的果肉上扁平的是辣椒籽，圆形的、鼓的、种皮光滑的就是茄子籽了。

那是我常见的画面。在后院的菜地里，母亲选择一处土质肥沃、背风向阳的地块作为蔬菜苗圃。她挖出疏松的表层土壤，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撒上生石灰，浇上一些水；铺上一层农家肥，表层土壤回填，整理疏散，撒下扁豆、辣椒、茄子、番茄、黄瓜的种子；一排新砍的竹子弯曲插入苗圃两边，盖上薄膜，一个小拱棚出现在大家面前。

春天，在母亲的忙碌中来了。那个小拱棚时常被大雪覆盖，时常被寒风光顾，但那些经过母亲精心挑选过的种子，经过母亲的精心护理，它们从来不会担心自己被埋没了，始终相信出土的那一天很快到来。的确如此，当母亲适时地揭开塑料薄膜的一角，那些蔬菜种子悄悄地从泥土中钻出来了，探出的嫩芽，新绿、嫩绿、鲜绿、翠绿，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年味未散，母亲的身影已频繁出现在菜园里。她施肥，整地，铺膜，搭架，呵护着她的希望，就像多年前呵护年幼的我们一样。春日暖阳。母亲戳穿地膜，栽下数行番茄苗。那些幼苗抬起嫩绿色的头，在春风中摇曳着。植株被绑定在竹竿上，番茄开着黄花，花儿像金铃铛一样美丽。番茄毫不迟疑地结果，红红绿绿挂满枝头，成了一道养眼的风景：红得光彩夺目，绿得晶莹剔透。

母亲的脸上都是笑容。在篱笆边她随手撒下的丝瓜籽，悄悄破土而出，绿芽冒出来，像害羞的小姑娘偷偷看着这个世界。过几天，丝瓜苗两片嫩绿的叶子撑开，中间长出一小片手掌状的叶子；再过几天，丝瓜苗长“胡须”了，在竹竿、树枝、墙头、院门攀附，扭动着水蛇似的腰肢在上面游走。数天后，它呈现出勇猛攀爬之势，看准方向一路向上。所到之处，一片葱茏、翠绿。

豆角的藤爬满了支架，茄子身穿紫色大袍，黄瓜顶着黄花，在灯笼似的辣椒果下面悠闲地躺着……母亲说，你们喜欢吃韭菜馅的饺子，在菜园边上，我种上几行韭菜和小葱；你们喜欢吃虎皮青椒，那边栽着的是辣度正好的辣椒品种；无籽的西瓜苗栽了两畦，暑假时你们刚好能吃到……

菜园虽然不大，春种时节勤劳的母亲却把其利用到极致。菜园成了母亲的一个孩子，倾注了她所有的慈爱和牵挂。